

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

易晓明

[摘要] 教师的内在生命状态深刻影响着教师的日常工作和教学质量,对教师的专业成长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关注教师内在生命的发展,将艺术审美与创作融入教师的专业发展,强调教师作为审美者、创作者、研究者和教育者四位一体的自我反思、研究和成长。教师通过审美、创作、反思、教学的整合活动,通过艺术化的描绘和阐释,对教育、对自我与教育的关系做情境性、持续性、创造性的探究,从而实现教师个人内在生命状态的提升,进而助推教师实现自主自觉的、创造性的专业发展。该模式能够丰富和提升教师的生命体验与活力,让“教育鉴赏”成为可能;激发教师的想象力,创造教育的多种可能性;发掘教师的艺术潜能,让他们实现一种艺术化的表达和生存。该模式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有利于推动新时代教师素养的综合提升和教师教育的改革。

[关键词] 教师成长;艺术;情感;心灵

“夯实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推动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自主发展”^①是我国当前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使命。这意味着当代的教师专业发展更强调激发教师内在情意需求,从而实现其主动地终身学习与成长。由此教师培养要逐渐从关注教师职业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转向从教师的生命发展角度来理解教师的成长。^②“除了关注物质、制度、舆论等这些外部因素,更要关注教师的内在生命状态,把教师看作具体真实的个体生命去呵护。”^③近些年国际上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也越来越关注教师信念、自我效能感、动机、身份认同等内在情感态度的研究。^④当前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困境是“教师专业身份的存在性焦虑,主体意识的贬抑与隐退以及技术化操作程式对教师教学实践创新的抑制。”^⑤双减政策推行后,教师的工作强度和职责边界都在变大,“教师群体普遍反映精神压力较大”,容易出现“创伤性”情绪体验,这就更需要“教师的专业理想和信念作为有力支撑”,^⑥抚慰教师

易晓明,教育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题“课程思政视角下师范生师德培养的范式重构与实践路径研究”(BEA190118)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2019-02-23,http://www.gov.cn/xinwen/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2022-11-18。

② 叶澜:《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73、214—216 页。

③ 朱小蔓:《把教师当作生命主体看待》,《江苏教育》2016 年第 38 期。

④ 殷玉新、马洁:《国外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新进展》,《全球教育展望》2016 年第 11 期。

⑤ 张东、李森:《论教师专业发展的安然困境与应然向度》,《教师教育研究》2011 年第 5 期。

⑥ 姚计海、张蒙:《“双减”政策下教师专业发展的机遇、问题与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的心理和情感,让他们获得职业的愉悦感和满足感。然而我国现有的教师培训多为“集中讲座式”的学习,内容集中在“教育教学理论、学科教学、教学方法及策略”。这种培训侧重于知识性的传授和学习,教师“容易感觉疲惫”,^①很难让教师动心动情。所以探求能够激发教师内在动力,真正从情感和心灵层面影响教师成长的培养模式变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正是以新的教师专业发展观为基点,凸显艺术的情感表达、心灵探索价值,以艺术作为载体,让教师体验自身内在感受,关注深层心灵成长的教师培养模式。相关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哲学家马克辛·格林(M. Greene)基于其审美教育哲学思想,在林肯中心所开展的通过美学和艺术的方式促进教师自身觉醒,鼓励教师用“陌生人”的视角参与到教学与个人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教师教育培训。^②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丽塔·欧文(R. L. Irwin)教授等提出了教师、艺术家和研究者三位一体的教师成长模式(A/r/tography)。^③这种模式最初由艺术家驻校的合作研究发展起来,并逐渐运用到欧美艺术教师的专业发展之中。近些年,相关的实践研究有如何通过艺术提升教师的身份认同、情绪复原能力、教学能力以及职业幸福感^④,通过基于艺术的方法和基于社区的学习的结合以促进教师成长以及跨文化间交流^⑤,等等。国内此方面研究薄弱,主要是对A/r/tography模式的引介^⑥以及基于此模式所开展的案例研究^⑦。纵观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A/r/tography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运用,以及通过艺术促进教师成长的实践研究,尚缺乏从对教师专业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立场,系统阐释和建构“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的理论研究。因此,本文将对该模式的核心理念、价值意义以及实施路径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的核心理念

该模式将艺术审美与创作融入教师的专业发展,强调教师作为审美者、创作者、研究者和教育者四位一体的自我反思、研究和成长。教师在这些角色之间转换,通过审美、创作、反思、教学的整合活动,通过艺术化的描绘和阐释,对教育、自我与教育的关系做情境性、持续性、创造性的探究,不断理解、诠释和批判教育、教学的性质和意义,发现自我、增强效能感,从而实现内在情感和心灵的发展。这种教师成长模式力图打破二元对立、线性、确定的思维方式,借鉴当代哲学、经验美学、关系美学的思想,实现审美、认识、实践和艺术创作之间的不断转化,实现心与身、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艺术、自我与他人、时间与空间等关系的整合与重塑。

(一) 艺术是感受、理解和表达的重要方式

该模式首先肯定艺术是一种独特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艺术语言不同于科学语言,后者精

①陈向明、王志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培训调查:现状、问题与建议》,《开放教育研究》2013年第4期。

②M. Greene, *Teacher as Stranger*,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③R. Irwin & A. de Cossen, *A/r/tography: Rendering Self through Arts-based Living Inquiry*, Vancouver: Pacific Educational Press, 2004.

④L. McKay, “Using arts-based reflection to explore preservice teacher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its reciprocity with resilience and well-being during the second year of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Vol. 105, No. 5, 2021,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21.103424>.

⑤T. Catalano, U. Ganeshan & A. B. Wagner, et al., “Dance as dialog: A metaphor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culturality through arts and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with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a local refugee community”,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Vol. 104, No. 6, 2021,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21.103369>.

⑥欧用生:《当教师与艺术相遇——艺术为基础的教师专业发展》,《沿习资讯双月刊》2009年第5期;郑江梅子、易晓明:《A/r/tography:一种新的基于艺术的教育研究方法》,《美育学刊》2015年第1期。

⑦洪咏善:《艺术为本的教师专业发展》,新北:台湾教育研究院出版,2013年。

准、透明,直指指示物,而艺术语言的生动、形象和情境性使其不是简单地指向所指之物,而是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和多义性。所以艺术常常比科学更能打动人心,“能够让人们进入通过其他呈现方式所不能获得或很难达到的体验”。^① 它不仅能够传递体验、激发情感,而且能够打开无限的可能性,唤起想象,引起共鸣和思考。马克思早就论述过,艺术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四种方式之一,我们既要认识、信仰和改造世界,也要体验和欣赏世界。艺术作为特殊的方式,不仅呈现了世界的生动意义,而且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海德格尔(M. Heidegger)更是从存在论立场,揭示了艺术的独特价值。他批判了传统的主观符合于客观的真理观,认为真理是和人的存在紧密相连的,存在的显现即真理之所在,由于诗的语言保持了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保持了抽象意义与感性意义的统一,因此表达的是活的存在。“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创建”,“艺术是真理无蔽的显现”。^② 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真理观和艺术观,不仅颠覆了艺术与真理无关的传统认识观,而且彰显了艺术显现存在的独特价值。正是对艺术之认识价值的肯定,“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希望改变以往知识性培训难以真正打动教师内心的弊端,借助形象化的艺术帮助教师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在可见的现象世界与不可见的心灵世界之间建立连接。它更注重引导教师用情、用心去体察和感悟,而不只是用脑去认知和判断,让他们在艺术欣赏和创作中感受自我、反思教育,表达教育感悟,增强教育理解,从而在情感、信念层面激发教师成长和教育行动的内在动力。

(二) 身心一体的动态开放式探究

该模式呈现为教师身心整体参与,在艺术欣赏和创作中,不断体察感受与发现意义的行动过程。“知识是一个动词,是一个不断追寻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物体或产品。思想更像是一条流动的小溪而不是一块固定不动的岩石。思想也总是产生在工作的过程之中。”^③ 该模式不要求教师去发现既存的或者需要被发现的知识,而是创造一个具体的、联系的、体验的环境,使教师通过丰富的探究过程去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理解。因而,这是一个感受、认知、实践、再感受、再认知、再实践相互转化、动态的生成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审美体验、艺术作品的介入,教师的身体和情感被充分地重视。他们不再只是依靠知识的记忆学习、逻辑理性的自我反省,更是在身体感知、审美体验、艺术创作中不断地阐释和理解。因此,该模式力图打破感性与理性、身体与心灵、感悟与实践之间的界限,实现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三种活动方式:认识(knowing)、实践(doing)和艺术创作(making)之间的统一。此外,这种探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教师去发现确定的知识,或者教师之间最终达成某种共识,或者形成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认知和方法,而是加深每位教师对个人独特情感和生命意义的发现,反思其对自身教育教学的影响,并将这种体验和感悟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和方向。

(三) 实现多角色的对话

该模式强调打破教师不同角色、不同活动之间的边界,实现教师自身的多维连接与交流。对话构筑了交融的边缘地带,而这正是新的感受、思想和创意出现的第三空间。伴随着对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真理观的批判,现当代哲学越来越强调突破边界、中心和权威,认为不存在一个已经存在着的、等待人们去发现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人的任何认识只不过是从某一视角,在与对象不断交往对话过程中所获得的对世界局部、暂时的把握,知识是建构出来的。量子物理学的研究也已经证

^①E. Eisner, “Does arts-based research have a future”,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Vol. 48, No. 1, 2006, pp. 9–18.

^②[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58—62页。

^③E. Eisner, “Persistent tension in arts-based research”, in T. M. Cahnmann & R. Siegesmund (eds.), *Arts-Based Research in Education: Foundations for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28–49.

明了事物本质的不确定性,本质取决于观者和对象所建立的不同关系。“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之所以强调教师自身多角色的对话,就是希望建立非科学主义的人文理解的教师成长之路。当教师能够不断游走于教师、艺术欣赏和创作者、研究者等多种角色之间,能够将教学、审美体验、艺术创作与教育反思结合在一起,他们就不仅能够细微体察角色和角度转化过程中自我身心的变化,更可能打破原有的视角、观念和惯习,形成加达默尔(H. G. Gadamer)所说的“视域融合”,“视域融合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也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①视域融合促进教师形成新的视界,从而对自我生活的意义进行重新思索,重新创造。

(四) 建立平等互动的社群关系

该模式不仅强调教师自身多种角色的打通,而且突出教师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和共在。艺术的价值不止于艺术家创造出一个供人欣赏的生动形象的作品,更是通过作品建构出艺术家与作品、欣赏者与作品、艺术家与欣赏者等诸多互动关系,通过关系对话不断创造出新的意义和理解,所以艺术是联系个体与他人的重要纽带。而且艺术的生动形象性和开放多义性,更有利于实现主体间的平等交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说“艺术是最普遍最自由的交流形式”^②,由此他非常重视艺术的社会价值。当代政治美学的代表法国哲学家朗西埃提出了“艺术的美学体制”^③,更加强调通过艺术审美创造人人平等的感知、想象和交流的空间,使每个人的言说具有了合法性。通过审美赋权,制造“歧感”,打破不平等的感性分配,从而实现社会的民主与平等。当代关系美学也越来越强调艺术不再是“物”,而是一个“事件”;艺术是一种“社会中介”,是“会面状态”。艺术形式“是在它启动人类互动时,才能获得其实体”^④,所以“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希望借助艺术这一载体,构建一个由不同教师组成成长群体,理论研究者、艺术家也可以被邀请一起参与教师的专业成长活动。通过大家平等的分享交流和创作,丰富个体的体验,拓展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增强彼此之间的共感和理解,实现持续而又具有创造性的探究。

二、“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的价值意义

国外已有研究揭示了基于艺术的反思有利于提升教师的幸福感,抵制职业倦怠的出现,支持他们对教师角色的重新认知和重新想象^⑤,同时“能够提升教师对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之间关系的厘清程度,以及对教学场域所遇到困难的处理能力和把握能力。”^⑥其实,这些变化的深层次根源在于艺术对教师的感受力以及内在生命情感、信念的激发,从而帮助他们去重新体验和建构自我身份以及对生活、教育的理解。正如教育家帕克·帕尔默(P. J. Palmer)所言,“最能获得实践效果的东西是在操作中去洞悉我们内心发生的事。越熟悉我们的内心领域,我们的教学就越稳健”^⑦。

①[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8页。

②J. Dewey, *Art as Experienc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80, p. 270.

③[法]雅克·朗西埃:《美学中的不满》,蓝江、李三达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32页。

④[法]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关系美学》,黄建宏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⑤L. McKay & G. Barton, “Exploring how arts-based reflection can support teachers' resilience and well-being”,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Vol. 75, 2018, pp. 356 – 365.

⑥L. McKay, “Using arts-based reflection to explore preservice teacher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its reciprocity with resilience and well-being during the second year of university”.

⑦[美]帕克·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吴国珍、余巍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一) 丰富和提升教师的生命体验与活力,让教育鉴赏成为可能

职业倦怠常常是教师工作多年后所遇到的成长问题。当一切变得熟悉且按部就班时,当教育教学不断被技术理性和功利主义所裹挟时,教师逐渐失去了工作初期的好奇和热情,教育教学活动变成一种机械、无趣的劳动,教师很难再用心用情去感受和发现教育生活的细微之处。没有了对教育的丰富体验,也就会逐渐丧失对教育的审视力、反思力和变革力。“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的价值首先在于通过审美和艺术创作激活教师的感知觉、情感,丰富他们的生命体验。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A. G. Baumgarten)在18世纪第一个提出了审美的概念,由此创立了一门专门研究感性经验的学科——美学。在他看来,审美活动不同于认知和道德之处就在于,审美是人在感性认识中理解和把握世界,审美与人的感知觉、情感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当教师的审美态度被激发,他们原先一些封闭和钝化的感知觉就会慢慢地向周围打开,原先被忽略的场景、人或事就会被越来越多地留意。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教师感知觉的敏锐,随着他们对自我、对生活、对教育的体验变得更加丰富,他们的生命活力也将得以提升,正如尼采(F. W. Nietzsche)所坚信的“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是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① 玛克辛·格林在其名作《教师即陌生人——当代的教育哲学》中,从存在主义立场指出,只有教师的全面觉醒,才可能有教育的变革。在她看来,全面觉醒就是教师要具备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所谓‘陌生人’就是带着探寻的(inquiringly)和好奇的(wonderingly)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日常生活世界。用如同离家很久的人在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家乡时所运用的那种视角。他(她)将看到之前从未注意到的那些细节……他(她)将不再只是从以往那种习以为常的观点来看待世界,而是在自己主动参与中融入了探究(inquiry)”。^② 那么如何成为陌生人呢?格林认为和艺术相遇能使教师全面觉醒。她说艺术不只是给人带来愉悦感,而是能够将人们从被动与消极接受的状态中唤醒。通过艺术,人们开始去观察,而不是被动地看;去倾听,而不是被动地听。

“通过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旨在通过艺术审美激活教师的感受力,让教师对世界、对生活、对教育进行重新觉知,并像对待艺术品一样去欣赏教育。美国著名的课程论和艺术教育专家艾斯纳(E. W. Eisner)明确提出过“教育鉴赏”(educational connoisseurship)的概念,他说“教育鉴赏属于艺术欣赏”。^③ 教师需要用敏锐的感觉、知觉、直觉、情感和思维去仔细观察、品味、辨识教育情境和事件,在对细节与整体的感受和理解中,把握更为丰富的教育意义,创造有价值的教育行动。“教学活动和艺术活动一样,是一组建构性的活动,它所想要达成的结果和艺术一样,是产生高度的意识觉醒和美感经验。”^④“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的价值就在于丰富教师的审美经验,提高其教育鉴赏能力。

(二) 激发教师的想象力,创造教育的多种可能性

艺术不仅能丰富人的感知觉和情感经验,而且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因为艺术的生动形象性给人们创造了多义开放的时空,它能够唤起欣赏者的情感、经验、思想与作品的对话。在自由对话中,新的意义得以不断生成和建构。这就是艺术想象的魅力,它体现的是一种“横向超越”式的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随着对本质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当代哲学越来越强调对世界追问的方式要从

^①[德]尼采:《悲剧的诞生》,赵登荣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②G. Maxine, *Teacher as Stranger*, pp. 267–268.

^③E. W. Eisner, “Educational connoisseurship and educational criticism: An arts-based approach to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 T. Kellaghan & D. L. Stufflebeam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Dordrecht: Springer, 2003, pp. 153–166.

^④欧阳生:《迈向诗性智慧的行动研究》,《台湾教育学术汇刊》2012年第1期。

传统的“纵向超越”走向“横向超越”^①。“纵向超越”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感性上升为理性的逻辑追问。这种方式力图从各种可感知的现象中，排除多样，寻求永恒不变的唯一，达到普遍性。而“横向超越”体现的是本质直观，它不抛弃在场的现象、经验，通过想象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达到现在、过去与未来、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可见“横向超越”更重想象，因为对象的意义远大于我们所能看到、听到的部分，只有通过想象的自由才能达到对象无限的丰富性。

格林在《释放想象力》中指出，我们不仅需要理性，更需要想象。想象是一种能够看到事物另一种可能性的能力，它能够从另类的方式去设想某个事物，这对于有意义的教育及社会改革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她说当代的教育不能再以“简单地传递知识”“模仿”为主要内容，而是要通过“想象”来消解传统的固定“知识”与“价值”，通过移情来跨越自我和“他者”之间的隔阂。在她看来，与艺术的相遇正是一条独特的打开教师想象力的路径，它能够实现教师的全面觉醒。因为在和作品交流、移情、共鸣的过程中，建立起自我和他者、现实和理想、当下与未来之间的连接，这会促使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教育教学，从而建构新的意义，发现一种新的可能。当代著名教育家格特·比斯塔(G. Biesta)说，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教育的多变复杂过程越来越被简化和控制，教育结果变得可预测，教育过程变得封闭，教育成了无风险的活动。“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就是希望通过文学、绘画、音乐、影视等各种艺术作品激发教师的想象力，让他们能够学习艺术家的独特视角，打破陈旧的现状、固有的模式和线性的逻辑，不断发现更多的教育可能，制造出“教育的美丽风险”^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创造主体性将不断被提升。

(三) 发掘教师的艺术潜能，让他们学会一种艺术化的表达和生存

艺术是人类表达自己和实现人与人交流的最本源、最重要的方式。无论从类的发展还是从人的成长经历来看，艺术都是先于语言逻辑的人类最初和世界交往的方式。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S. K. Langer)指出：语言陈述并不足以形成与表达人类所有的情感。艺术是情感的客体化。它在发展我们的直觉，教会我们用身体去感知和表达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艺术表现所带来的感知力是情感最有力的符号表现。艺术的首要功能之一就是使所感受到的生活张力静止不动以供人观赏。审美领域中的艺术形象在人类文化中为两个目的服务：(1)它们说出了我们自己的情感生活，使我们觉察到生活的要素以及细微复杂的结构；(2)它们重述了这一个事实，即情感的基本形式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具有普遍性的。^③ 杜威(J. Dewey)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也对艺术做了深刻而有力的分析，并得出结论：“最终，在人类经验受到限制的、充斥着鸿沟和围墙的世界里，艺术作品会成为让人们毫无障碍地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唯一媒介。”^④海德格尔指出艺术是比逻辑语言更本原的交流表达方式。

可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在理智主义主导的教育环境中，人们常常用日常知觉代替了审美知觉，用语言逻辑代替了诗意的艺术表达，教师也不例外。“通过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旨在通过审美和艺术创作活动，唤起教师与生俱来的艺术潜能，引导他们用生动形象的、更能引起情感与心灵共鸣的艺术方式重述个人生活与教育经验，在个性化的创作中表达自我、了解他人、共享体验，从而获得关于教育教学、学生以及自我更加丰富的体验和认识。

①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②[荷]格特·比斯塔：《教育的美丽风险》，赵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③转引自王伟：《当代美国艺术教育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④J. Dewey, *Art as Experience*, p. 105.

三、“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的实施路径

不同于注重知识记忆和技能掌握的教师培训方式，“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更加突出能够调动教师情意的体悟式学习。它以艺术欣赏与创作作为重要载体，将审美、创作与反思、书写、讨论相结合，让教师在艺术化的探索中丰富自我觉察，增强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拓展和加深对教育的理解，想象和创造教育变革的可能。

（一）围绕自我身份以及教育教学问题确立探索主题

首先，该模式的实施需要考虑教师围绕什么样的主题进行艺术化的探索。在以往的教师培养中，学习的主题通常是教育观念、教学方法、班级管理等教育理论，力图用丰富的理论去武装教师，从而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理论的学习固然重要，但影响教师教育教学更为深层的因素是教师内在的教育信念、情感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知等等。尤其是在整个社会变迁以及教育变革的背景下，教师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将教师自我身份作为非常重要的探讨主题，以帮助教师返归内心，寻找超越困境的内在力量。它通过相关艺术作品欣赏和自我创作引导教师在身体经验、情绪情感、角色身份、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等主题的持续感受、创造、反思和交流中，感受身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多种相互作用的身份如何塑造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世界如何看待和对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实现自我的认同与内心的统整，建立与他者的连接，看见新的可能，并化为行动的力量，不断超越自我，活出教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比如一位教师通过创作“破碎的身体”的系列视觉艺术作品，^①表达了她作为艺术家、研究者和艺术教师三重身份在教育情境中所经历的艺术创作、研究和教学三者之间的冲突、妥协等，展现了一名艺术教师的现实生活状态。

其次，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所遭遇的现象、问题和困惑也是该模式引导教师探讨的主题。但不同于以往基于概念、命题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探讨，该模式将艺术作为收集、分析研究资料以及展示研究成果的方式，将艺术创作与对教育的思考与研究结合起来。通过艺术元素和形式融入研究，使得研究文本呈现出情境性和唤起性，通过艺术想象、创作和理性思考，寻找和呈现教育现象与问题的复杂联系和多种可能，从而丰富我们看待社会和教育的视角，唤起人们对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现象的关注、思考与变革。比如笔者指导职前教师对“教育内卷”这一主题进行了艺术化的探索，他们以小组合作的形式，通过分享交流自己所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内卷体验，结合一定的文献研究、社会调查、欣赏和借鉴反映人文和社会问题的艺术作品，集体构思并创作出基于不同媒介材料和表现形式的艺术作品，并进行组间分享和讨论。这个对教育内卷的探究过程是不断生成灵感和意义的过程，其中体验、构思、创作、思考始终是相伴而行，互相促进。艺术创作让教育思考可感化，反过来教育的思考又会激发新的创作灵感。

（二）创造与艺术作品的相遇

当主题得以确立，艺术化的探究可以起于教师与艺术作品的对话。这不仅是提高教师基本的人文艺术修养的必然要求，更是培养教师的教育想象力、促进教师全面觉醒的重要路径。关于艺术品

^①S. Springgay, “Body as fragment: Art-making, researching, and teaching as a boundary shift”, in R. L. Irwin & A. de Cosson (eds.), *A/r/tography: Rendering Self through Arts-based Living Inquiry*, pp. 60–74.

的能量,格林认为:“它能够打开我们经验中的通道;让我们经历之前未曾经历的事情;它帮我们清除了路标,我想,艺术让我们能够去选择,至少让我们不要盲目地相信所谓的造化弄人,它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拥有根基,让人们开始向外探索、去进行自我的改变。”^①其实,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是在它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才获得它真正的存在。”^②这也正是艺术的人文教化价值之所在。所以让教师与艺术相遇,主要不是让教师从知识层面去了解和记住作品的创作背景、作者的生平简介,品鉴艺术家的创作技巧,挖掘艺术家的创作意图,而重在引导教师去观察艺术家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体会他们如何表达情感思想,以及对未来的愿景,从而打开自身对世界新的理解。面对一件艺术作品,可以通过一些问题,教会教师如何欣赏、思考和讨论作品。

比如,这个作品的颜色、形象或声音等给你什么感觉,让你联想到什么?你在这个作品中注意到了什么?作品中哪些是可见可听的,哪些是不可见不可听的?艺术家是从什么角度表达的?如何表达的?你对这个作品有什么看法?你觉得你和作品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个作品如何与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联系在一起,等等,从而引导教师仔细觉察和品味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从整体到细节,全身心地参与到作品中去,并和自己的经历、情感相联系,在与大家的分享交流中深入理解,发现新的意义。

其实艺术的生命也在于欣赏者的参与性解读,尤其是当代艺术家更是赋予了作品开放的意义空间。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调动教师不太使用的感觉,如嗅觉、触觉、肤觉、本体感觉等与作品相遇,并且建立多种感觉之间的联通,即通感。这不仅能够提高教师的感受性,而且能让教师和作品建立更多元的联系,产生更丰富的感悟。

由于这里的艺术欣赏不是专业知识性的欣赏,而是将艺术作为一个引发大家的感受、经验和思考的开放性载体,所以任何教师都可以轮流带领教师群体进行艺术作品的欣赏。对于作品的选择,可以由教师自身或培训组织者选择文学、绘画、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艺术门类中与身份、教育主题相关的作品。比如艺术家曹斐的视频作品《谁的乌托邦》,展现了一群工人在工厂里用舞蹈和音乐来表达他们的梦想,周围是其他在机器上忙碌的工人。这段视频将个人随着音乐跳舞的梦幻抒情与工厂工作的枯燥和机械化特征进行了对比,暗示了个人在生活中恢复意义的可能性。其实这样一个重复机械劳动以及压抑的工作环境是可以与教师的职业生活和场域建立联系的。当教师年复一年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在各种压力之下,也会逐渐失去初为人师的热情,产生职业倦怠感和躺平感。对于该作品的欣赏重在引发教师和作品产生连接与共鸣,发现改变的可能性,从而唤醒自己内心被隐蔽的激情与梦想。

(三) 进行艺术创作和表达

对于非艺术教师来说,让他们尝试艺术化的表达也许是一件为难的事。他们会认为自己没有艺术教师的技能。但在“通过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中,艺术只是教师表达交流的一种方式,并不追求创作技巧的高超和娴熟,也不对最后作品的优良、美丑作评判。艺术创作的引入是希望教师暂停识记、分析和判断,避免用概念、命题,而是采用更需要调动感知觉、情感、想象,以象征性、隐喻性的形象化符号和形式进行表达交流。在该模式中,艺术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的形式和技巧,而是让教师透过艺术感知、探究和描绘自我。教师可以用叙事、诗歌、摄影、绘画、剪贴、装置、舞蹈、唱歌、戏剧、媒体艺术等自己喜爱或熟悉或容易上手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表达。

^①M. Greene, *Variations on a Blue Guitar*,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1, p. 100.

^②[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第132页。

当前,教育叙事对于广大教师比较熟悉,也较普遍地使用。但在实际运用中,它要么被简单理解为对所发生的教育事件的一种平面、单薄的流水账式的记录和表达,要么依从叙事理论严谨地要求讲者把一系列人物与事件以某种合理的方式组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结构。^①在“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中的叙事更加强调教师以文学化的叙事,通过形象化、个性化,有组织有结构的语言创造出一个能够激发他人对文本人物、事件产生移情、想象和反思的审美文本。它可以是真实事件的直接表达,也可以是虚构化创作。北大陈向明老师带领团队近年来开展了教育叙事行动研究,促使教师变成研究者。他们给教师介绍克兰迪宁和康纳利提出的三维叙事探究空间理论,引导教师将故事在特定主题下按“时间、地点、社会”三个维度组合建构出一个完整的叙事。叙事行动研究要求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觉知,并细致、生动地勾勒出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真实或并非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的故事。同时需要对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心智模式、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进行反思与探究,进而指向行动,采用干预措施改变现状。^②可以说陈老师所进行的教育叙事行动研究就是“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的一种实施形态。

如今,基于艺术的模式还特别强调教师进行自传式创作,通过自传重新经验过去,从而理解当下的自我。自传强调在回顾的过程中要特别试着去体验当时自己的感觉。顺着生命之流进行回溯,之前的片段一点点地被拾起,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并与今天的自己进行链接。比如M老师说“通过自传我好像与我的生命重新建立起了连结,我认识到无论之前发生什么,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③她通过回溯自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从而更好地和孩子相处。“童年的紧张和妈妈的故事带来的安全感让我对现在的教学以及当前自己的角色有了更多的认识,当我回溯自己的童年经历,看到了自己的成长,我会想:我不能让我所经历的不好的感觉重新产生在孩子身上,我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地去爱他们和关心他们。”

当然该模式不止于运用叙事、自传这类方式,它希望引入更多元的艺术表达。教师可以用色彩涂抹或绘画的方式记录、表达和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教育反思与感悟。比如朱莉(Julie Lymburner)是一位从教20多年的教师,“我是谁”“我是怎么发展成一个教师的”“我最在乎的是什么”“我如何能做一些与之前所做的不同的事情”是她从教以来经常困惑的问题。于是她通过视觉日志(Visual Journal),即一种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与探究自己个人生活和专业生活的种种细节,探讨她作为教师、母亲等多重角色内在的复杂性,让这一艺术呈现的方式成为进一步追寻内在深层意义的起点。她这样描述她的研究:“我的作品呈现我多面向的生活,其中有观察、意象、轶事、隐喻和诠释甚至包括我的梦境,它是如此的丰富、奇妙,而且对我而言具有激发性的作用。经过视觉日志,我有机会重新思考我的教学,富有创造力地改变我之前生活、教学的方式,我觉得我的自我焕然一新了。”^④在创作完自我心灵图景后,H教师说:“我一点点地完成我的作品,好像有另一个东西也在一点点地形成,当我经由水彩去探索、尝试,似乎也在理解自我,理解到我的一些惯有的思维模式,竟然也会被重复地运用到我与孩子的相处之中。”T老师说:“这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我在探究和了解我自己,当我把我的经历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自身由于经历了美感经验而越

^①周钧、张华军:《叙事与教师专业发展——基于教育叙事、叙事研究及叙事探究的概念辨析》,《中国教育学刊》2022年第11期。

^②陈向明:《教育叙事行动研究:中国教师的实践与反思》,《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

^③本文所引用的教师话语除已标明之外外,均出自N市H学校所实施的通过艺术式自传促进教师成长的教研活动,并经该老师的允许且老师的姓名皆采用化名。

^④A. Sinner, J. Lymburner & K. Grauer, et al., “Julie’s story: Letters from a teacher who dares to teach art”, in L. Campbell & S. Simmons (eds.), *The Heart of Art Education: Essays on Holistic Huma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Reston, VA: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2012, pp. 253 – 265.

加丰富,这种直观的形式可以更加容易地与人分享和交流。”绘画这种视觉化的语言让不可见变得可见,让情感思想得以生动的诠释。如果教师不会画不会唱,完全可以用摄影,这种很多教师喜爱也最便捷的方式捕捉和记录生活工作中令人感动、触发思考的瞬间,可以通过老照片去回忆过往的人和事,也可以有意识地通过摄影创作去表达自己所要传递的情感和思想,唤起欣赏者的共鸣与反思。

此外,“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非常希望教师能够用肢体动作去感知和表达。舞蹈其实就是一种肢体性的艺术表达,但在该模式中,对于广大没有舞蹈基础的教师,并不要求他们要遵循舞蹈的动作和程式,而是尝试不用语言,自由地用身体动作和姿态去传达内心的感受或回应他人。其实身体动作是人类最初也是最本源的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正如皮亚杰认识发生论所揭示的认识发生于感知运动,只不过随着人的语言逻辑的发展,这种方式被逐渐取代。而且在身心二分的思维模式下,身体的认知和表达被看作是低级的。当代哲学的身体转向,以及具身认知理论的提出,让身体的价值得以凸显。“心智之所以从根本上是具身的,并非仅仅因为心智的所有过程必须以神经活动为基础,而是因为我们的知觉和运动系统在概念形成和理性推理中扮演了一种基础性的角色。”^①艺术活动中身体是最方便最直接也是最真实的表达工具,人在兴致所极之时必然会情不自禁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以“基于艺术的教师成长模式”,倡导教师不仅用身体进行表达和交流,而且学会感知自己和他人的身体语言,并将这种能力运用到日常生活和教育教学中,更好地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教师不仅可以个人创作,还可以进行合作性的艺术创作。围绕一个主题,大家一起收集素材,开展头脑风暴,提出艺术构思,并运用一定的艺术媒介、素材进行集体创作。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的戏剧创作和表演即是集体性的艺术化探究,它常被“作为个人成长、增强意识以及颠覆现状的媒介”,^②是一种创建意义的方式。在教育研究领域,教育戏剧也逐渐兴起。诺门·邓赞(Norman Denzin)认为具有批判性策略的戏剧,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历史性、社会性的批判思考,可以揭露不公和压迫,对于培养参与者的社会性想象力,提升自我的道德意识,发现和探索历史进程与个人生命之间的关联具有重要作用。在西方,教育戏剧也常被用于教师的培训和教育研究之中。教师们可以围绕教师成长中、教育教学中的现象和问题,比如校园欺凌,进行戏剧创作和表演。他们通过观察、摄像摄影、访谈等多种方式收集关于该主题的素材,然后集体讨论创作剧本,分配角色排演,最后在公众面前进行展演。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既是创作者、表演者,也是反思者、研究者,他们将这种校园问题以典型的情节和人物言行生动直观地展现出来,从而唤起和学生的情感共鸣,激发教育反思和行动。

此外,教师可以进行生成性的合作创作,对于最终的作品没有预设而是创造一种惊喜和发现。比如米罗奇尼克(Mirochnik)教授给每位教师一张像花瓣的纸片,他要求每位老师写下令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学生的名字,这个学生可能是令你最欣赏、最骄傲,也可能是最头疼、最不喜欢的学生。然后,每个老师都将写好的纸片投入“爱之瓶”中,并同时说出纸片上的名字。最后,米罗奇尼克教授轻轻浇下所谓“爱的果汁”。数小时之后,他将一朵五彩缤纷盛开的花朵呈现在教师眼前,并告诉他们:这朵花是每个你所关心的学生,因为有你们的爱,所以花儿美丽地绽放。顿时,现场一片鸦雀无声,教师们感动落泪,感慨万千。^③这是美感经验的力量,它带给教师感动和反思。

(责任编辑:蒋永华)

^①转引自叶浩生主编:《具身认知的原理与应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页。

^②[美]派翠西亚·李维:《艺术本位研究的9堂课》,陈怡倩等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165页。

^③洪咏善:《艺术为本的教师专业发展》,第60—61页。

The Arts-Based Teacher Development Model

YI Xiaoming

Abstract: The inner state of teachers' life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daily work and teaching quality, and also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ir professional growth. The "art-based teacher growth model"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ner life, integrates artistic aesthetics and creation into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mphasizes their self-reflection, research and growth as experiencers, creators, researchers and educator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xperience, creation, reflection, and teaching, and through artistic depi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eachers conduct situational, continuous and creative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education, thus achieving the enhancement of their personal inner state of life, which in turn helps them achieve autonomous, conscious, and crea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model enriches and enhances teachers' life experience and vitality, making "educational appreciation" possible; stimulates their imagination, creating multiple possibilities in education; and explores their artistic potential, allowing them to realize an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survival. This model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heir lite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eacher growth; art; emotion; mind

About the author: YI Xiaoming,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